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

在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岁月中

大别山区,位于鄂豫皖交界处,东西绵延约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它西望武汉,东守南京,南至九江,北达淮河,交通方便,地形险要。自古以来,大别山是兵家必争之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区域。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国民党军以10余万兵力继续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清剿”。大别山的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率领留在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于1935年2月在大湖凉亭墩(今属岳西县)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在与党中央和鄂豫皖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和红军游击队独立自主地坚持了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使红军革命的旗帜一直飘扬在大别山上。

雷伟和在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特务营当战士,在八十二师二三四团、二四五团当班长,以及随后在八十二师特务营四连当排长,正是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当时,大别山根据地的形势异常艰难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对坚持在大别山的红二十八军,采取“追剿”“堵剿”“围剿”“清剿”以及制造“无人区”的战术和“三光”政策。他们在“有民就有匪,民尽匪尽”的方针指导下,提出了“驻尽山头,宰尽耕牛,见人就杀,鸡犬不留”的口号,组织杀人队,屠杀革命群众。

敌人的决心,是要把苏区变成无人区。他们所到之处,真的是鸡犬不留,雷伟和出生的斑竹园“小河村”,就是被国民党烧掉的,村子没有了,人也没有了。整个苏区尸骨遍野,房屋被焚,成千上万的大别山人被敌人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家庭给敌人毁了。很多地方都成了白天不见人、晚上不见灯的无人区。至1934年底,大别山只剩下皖西的赤城、赤南、六安六区、鄂东北等四块残缺不全的小块根据地。

但是,红二十八军和大别山根据地人民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皖西北军民密切协同,积极组织游击队,便衣队,扩大地方革命武装,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红军战士和大别山根据地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同心协力坚持作战。红二十八军战士编出一首首不怕苦不怕死、再苦再累也要坚决革命的歌词:

“青山绿水陡石崖,为了革命上山来,坚决与敌斗到底,誓死保卫苏维埃。”

“山沟石洞是我房,树枝稻草盖身上,山菜野果能当粮,三天不吃打胜仗。”

“山林是我们的医院,肩膀是我们的粮站,山洞是我们的房子,茅草是我们的被子……”

“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

“红军都是英雄汉,白匪再多干瞪眼,总有一天要红,人民定要做江山。”

其实,当时的战争条件、医疗条件、生活条件都极差。

先说行军。红二十八军自1935年2月重建后,没有一

天不在行军、突围,突围、行军中度过。这种行军走路,不同于平常一般的走路,而是在敌人追击中、在战斗中的奔走。在没有后方支援,战线也不固定的情况下,为了摆脱追击的敌人,红二十八军不分风霜雨雪,不分白昼黑夜,穿丛林、钻荆棘、越悬崖、跨溪流,常常一天一夜走50多公里路。敌人第二十五路军,跑不过红二十八军;敌人的十一路军,也跑不过红二十八军。那时,红军战士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战胜困难,奋勇前进。雷伟和在老年时回忆说:“1936年夏天,红二十八军特务营由梁从学带领行动到黄州。前有大河,河里洪水急流,后有追兵,我们只好强渡大河,有的同志被洪水吞没,光荣牺牲了。”(雷伟和《艰苦斗争 克服困难》)

1937年春苏区总指挥组织的“三个月清剿”中,红军部队平均每日睡觉仅二三小时,而且在长期疲倦的情况下,还要频繁作战。我们的战士,有时走路都能睡觉。新中国成立后,红二十八军老战友相聚时一谈起三年游击战争什么最苦,就是一句话:“无一日不走,无一日不战,无一日不伤亡。”几天几夜连续行军而不能睡觉的情况,真是多不胜数。所以,许多人对“打完仗你第一件事想做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睡他个三天三夜!”

那时候,长期奔走在山林间,蚊子叮,蚂蟥咬,碰上下雨,只好挨淋。红二十八军当时没有一顶蚊帐,战士被蚊虫叮咬是常事,在嗡嗡的蚊声中仍能入睡。夜晚盖的被子,每个战士只带一床单被或夹被,有时弄丢了,就只好垫稻草、盖稻草。患了伤风感冒和疟疾,就靠一副铁木板硬抗,行军出汗是最好的药。

再说吃饭。

大别山本身是个缺粮的地方,深山里根本不种粮食,只有小山坡上栽上一点山芋、玉米。皖西北一带,也是土地贫瘠,产量很低。本来一年收成极有限,加上连年战争,田园荒芜,粮食就更困难了。当时根据地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部队、群众大都靠吃野菜、树皮为生,连山野菜都吃光了。粮食成了部队的第一需要,因为只有生存下来才能战斗。

红二十八军除开展冬季生产运动外,也挖野菜或树皮藏根,还设法挖掘动物的洞穴,如松鼠、獾子、田鼠的洞,夺他们过冬的食物。大雪没脚齐膝,风刮过山林像狼嚎似的,出门就打仗的红军见不到粮食,啃树皮,扒雪底下的野果,饿得前胸贴后胸……

有时,不得不派部队外出打粮(打地主老财的粮)。对打仗缴获来的粮食,或者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指战员自背大米袋子,把粮食带到无粮地区。当时战士说“肩膀是我们的粮站”,就是这个意思。

有时,行军途中碰上敌人,打一仗后将大米袋丢掉了,只好饿着肚皮行军作战。做饭时,前面派一部分部队负责敌人冲垮,后面派一部分队伍掩护,阻击敌人前进。当中的队伍在山上做饭。每个连有两三个炊事员。那时的炊事员,每人一把锅铲、一个行军锅,什么油、盐、酱、醋根本不提。饭做得很快。不快不行,每顿饭连做带吃不超过一个小时,每个干部、战士身上都有一

个缴获敌人的瓷缸或瓷碗。饭煮到差不多时,每人挖一碗就走,一面走,一面吃。没有筷子,有的用手抓,有的用树枝代替筷子。锅打烂了,走到人烟稀少的深山区,找不到煮饭锅,即使身上有米也无法煮熟。有时刚做好饭,没有顾上吃,敌人就追上了。

相当一段时间,每天一早一晚各吃一顿,摸黑吃饭。早晨起来,烧点开水,把布袋里头一天装的米饭倒在铁碗里泡着吃。实在没有办法,就边走边抓冷饭吃,在河沟小溪里随便舀碗水就喝;也不拉肚子,都练成“钢胃”“铁脚板”了。

在这些情况下,战士们总是饿一顿、饱一顿,甚至一连几天不能好好地吃一顿饱饭。大家饿得两颊塌陷,又加上缺少食盐,更是感到浑身软绵无力。当时,雷伟和经常听到指挥员说:我们要做到“四能”,这就是能饿、能吃、能跑路、能打仗。

现在,说说穿衣、穿鞋。穿衣,主要没收地主豪绅的布衣和攻克城镇中没收资本家的布匹自缝,还有战斗中获得的敌人服装。实行伪装战术时,就全部穿着敌人的服装。冬季,战士们常常是单衣薄衫,有的只好把能御寒的布被单裹在身上。那个时候,无衣换洗,也没有时间处理个人卫生,夜晚又是穿衣服睡觉,因此身上都生虱子,战士叫它“革命虫”。整天爬高山、钻老林,本来就褴褛不堪的服装,后来更加破烂了。开始大家还能挖大襟补小襟,裁长袖为短袖。后来,像破渔网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好布,补也无法补了。

穿鞋,指战士自己打草鞋。这草鞋,不是一般的稻草打的,而是用麻绳做筋,用布条编成。这种草鞋,穿上养脚,比较耐穿。夏天,一般不穿袜子。在冬天的冰天雪地里,仅用一块方布包脚,穿在草鞋里。少数有条件的穿着拥军的布鞋;有的布鞋穿烂了自有草鞋,这山道长牙,再好的布鞋、草鞋,要不了几天,保准鞋底穿,只有用破布包着走。

以上这些,还能熬得过、顶得住,最令人心焦的是枪弹越来越少了,一粒子弹比黄金还贵。国民党那边,十一路军、二十五路军的兵士为了捞现钱,常常偷偷变卖子弹、枪支,一颗子弹卖一块光洋,现款现货。

“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军队伍多呀多豪迈,消灭反动派呀,消灭反动派呀,革命胜利幸福来。”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大别山军民以顽强的革命斗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声,响遍了大别山。国民党近20万大军“围剿”红二十八军,可是“剿”而不灭。除了红军英勇善战以外,国民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无法知道,与他们交战的几千红军背后还有4万平方公里的大别山土地,近300万大别山人民。

在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武装,便衣队在党的领导下,以不足3000人的武装力量,转战鄂豫皖三省边区51个县,牵制国民党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近万人(18个营、15个连和大量的地方保安军),创造了人民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罕见奇迹。

(张正耀编著)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之九

“快来看啊,那上面落着一只红蜻蜓呵!”随着那个穿白色百褶裙的年轻女子发出的一声惊呼,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真的是呀,近水的池塘满目碧绿,簇生着成片成片的菱角,还铺陈着众多如绿蒲团一样的水生发实,在其中一隅荧荧的正中,独立生发出一截毛茸茸的植株,植株顶上是略微绽开的内显紫色的花蕾,果然有一只红色的蜻蜓轻盈地停落其上。

霎时,我们所有人都围聚过来,大家的眼里流露出好奇、兴奋与欣喜,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对着那小小的红蜻蜓一顿拍。“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南宋诗人杨万里昔时随口吟诵的诗情画意,如今却是现代都市人必须远足乡野,才能一见的珍贵乡愁。

立秋后的一个下午,应朋友之约,暂时放下繁杂的工作,驱车二十公里,来到位于裕安区江家店镇林寨村的林水寨生态园,这里是一处远离都市喧嚣,可以暂时放松,让身心得到栖息的存在。

林水寨生态园创建于2015年,是集生态种养、农产品销售、农耕体验、农耕文化、农业研学、观光旅游、休闲康养等一体的大型田园综合体。走进生态园,放眼望去,千亩的高标准鱼稻共生区,绿意盎然,稻苗抽穗,时有白色鸬鹚从田间探出头来,摇摇摆摆,笨拙之态惹人怜爱。一路走来,道路两旁是茭白菰茸的植物,桃李杏柿,各自摇曳;池边垂柳,依依多情;架上凌霄攀援,四下蝉声不绝。于此情景之中,你方能真的体验到“蝉鸣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禅意。

沿着弯曲的埂道慢行,可以看到园区指示牌

上那些雅致的地名:望月亭、白鹭洲、稻香亭、石榴园、漫石桥……每一处都令人遐思,更令人跃跃神往。曲径通幽,移步换景,经过“秋千摇椅”,绕过“小兔推车”,前方忽然出现一座徽式门楼,青黑色的砖石、檐瓦,古朴的石鼓门墩,还有旁侧摆放的原木制作的桌椅。恍惚间,感觉自己穿越了时空,误入谁家农家的庭院,甚至期待门扉后面还会出现“人面桃花相映红”的一幕。

迈步门槛,进入生态园的接待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池碧水,水面不大,很是秀气,如果将生态园喻为一位古典美人,这池水就是点缀在美人眉心的朱砂痣。水面四周漂浮着田田睡莲,偶有盛放的莲花,努力地 from 绿叶间挤出,探伸粉红娇俏的蕊来,特别令人惊艳,时有游鱼嬉戏期间,更添许多生机和意趣。白居易有诗云:“离离暑气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成半子”,说的大概就是此时此景吧。轻声叫问,久居都市的你,有多久没有如此地亲近一株盛放的莲花了?又曾辜负过多少大自然赐予的良辰美景?

八月,一个特殊的季节,既是夏末,又是秋初,此时自然界的一切动植物,都在以各自最大的激情,共同合奏盛大的季节交响。立秋未秋,所有的收获和希望都在路上,正如这蓬勃发展的生态园一样,一群有理想、有情怀、有抱负的年轻人,为着“生态农业”的梦想,从北上广深的大城市集聚到皖西一隅的乡村,根植田园,既从事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又全力打造农耕文化,让久居城市、远离田野的普罗大众,既能品尝到“原生态的地道农产品”,又能在工作忙碌之余,找寻到一处可以沉浸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明月,洁白的月光倾泻下来,给地上铺上一层银色,乡间的小路上,两个少年手拉手在奔跑,怀里揣着刚买到的中秋月饼。

那两个少年是我 and 我四哥,那年我11岁。那天早上,我吃过白米饭,就上学了,同位的林同学正在吃月饼,那嚼冰糖的清脆声音不断地冲击着我的耳鼓,

上的梨,轻轻地放在篮子里,然后对我说,父亲晚上回来就有。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了希望。

下午,又有同学在吃月饼,我跑到离他们远远的沙池里玩,我挖出湿沙,团成月饼模样,排在沙池边,不一会儿,沙池失了水份,瘫成一个个小沙堆。

散晚学时,我急切地回家。父亲还没有回来,家



“捉鱼摸虾、采摘、划船、插秧、收割”等农耕体验,寻根乡愁的心灵乐土。

接待我们的公司负责人,是一位毕业于北大的年轻姑娘,有个诗意而好听的名字“依娜”,是公司总部派来统筹管理的,自生态园立项就一直在这边负责。朋友跟她比较熟悉,看着她忙前忙后地给客人招呼、介绍,像一只翩飞的“红蜻蜓”,就同她开玩笑说:腰带定知今瘦小,衣衫难作远裁缝。哈哈,将此“依娜”做了彼“衣衫”。“衣带渐宽终不悔”,“伊人”为了“生态农业的创业梦”虽“略显娇弱”,但能感觉到她和整个团队对前景的坚定信心和强烈的内生动力。

“Yesterday once more”,看着池塘边的红蜻蜓,我仿佛回到童年的乡间——依稀看见白发的

里没有一点过节气氛。一轮圆月慢慢地从地平线上升起,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小凳上,惆怅地望着明月。

不久,戴老师来到我家,说我父亲工作忙,回不来了,带回来五块钱,让我们买月饼。母亲一扫脸上的愁云,喊我们快去买月饼。我和四哥拿着钱飞快地向商店跑去。

供销社月饼卖完了,东街的小店没有,北街的小店没有,村部小店也没有,都卖完了!我俩像霜打的茄子,蔫不拉几地回来了。

“太迟了,都卖光了。”我几乎是哭着说出来的。母亲很自责,抱怨在外工作的父亲给钱太晚。“今晚只有吃梨了。中秋吃梨,一家人也一样团团圆平安。”

“连月饼都吃不上,这过的什么节!”我气得吼起来。隔壁的江奶奶听到我的叫声,过来对我们说:“河西太平桥小店还有月饼。”

希望来了,我和哥哥摩拳擦掌,自告奋勇要去买月饼。“你俩行吗?”母亲面露难色。“我们能行!”我俩拍着胸脯说道,抓起钱一阵风地跑了。

母亲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到河西太平桥小店要过河上窄窄的木桥,然后经过一段阴森的林林小道,大人走都走有点胆怯,更何况两个孩子的呢。可我俩一心想吃月饼,早把这抛之脑后了。

我俩跑过小桥,来到街边小河,此时明月高悬,河面泛起银波,清脆的流水声与竹林哗哗声应和着,增添了夜晚的宁静,几个石墩将几条40公分宽的窄木桥连接起来,桥面并不平整,白天走在上面,晃晃悠悠的,晚上就更难通过。

我们小心翼翼地踏上木桥,河面上掠过一阵凉

三月里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好似在天空中抛洒了一道细细的雨幕似的,氤氲密布,我轻轻地漫步在小雨中,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去寻觅儿时清纯浪漫、多姿多彩的梦……

霍邱县老县委片区拆迁终于尘埃落定,潇潇洒洒的春雨依然不停地地下着,好像为居住了几十年的人们送行似的。我特意冒雨来看看,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处残垣断壁和拆得七零八落的房屋,还有那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的老城墙埂,似乎在述说着昔日的繁华与辉煌,可说是:洗尽铅华始见真,浮华褪尽方显诚。这个地方毕竟是我们儿时的精神家园啊,承载着儿时满满的美好回忆。

六安市作协副主席穆志强对霍邱城考古研究多年,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老县委片的考古工作,随着土建工程开展,他不断从这片区域发掘宋、元、明、清等朝代的陶瓷碎片,通过这些碎片可以看出这片区域历史上的前世今生和文化渊源,能感知先民们生活轨迹和时代变迁,也揭示一个现象,这么珍贵的瓷器普通人家是用不起的,可说这里的房屋历代所居住者非常即贵。

相传在帝尧时代,中原地带频发洪水灾害。大禹采取疏导方式治水,他亲率民伏,水里趟、泥里滚,苦干九年,将各地洪水疏导入淮,并凿开峽山口,打通洪水东泄的通道,平息了水患。一次,禹治水路过临淮岗,看见淮水南岸,一片汪洋中聚集着一个部落,眼看要被洪水吞没。禹有见之德,伸双手把部落的男女老幼搀起来放在一片高地上,又去干别的事去了。过一会儿,高地不见了踪影,禹四下里寻找,看见那高地正在向淮河边移动,仔细一瞧,原来是只大螃蟹驮着部落人。禹拔了两棵大树,钉在螃蟹两只大鳌上,这只蟹便钉在了古蓼城关的位置,后人就在这块高地上兴建了城池,人称“蟹驼城”。

因为有这么个古老的传说,不知在什么朝代城西西湖畔洋河桥口和北七里的位置,建起了两座七层砖塔,说那就是禹王钉蟹鳌的木桩。当时坐船从城西湖中朝县城看,城西门和门外石泊岸,好似螃蟹的钳口,向北向南伸出的高地,真像螃蟹的两只大鳌,而在北七里和南洋河桥口矗立的古塔,正好似牢牢钉下这只螃蟹的木桩。洋河桥口的塔倒得早一些,北七里的塔一直到现在1958年才被扒掉。古往今来,淮河流域无数次洪水滔天,而霍邱城始终安然无恙。

由此,沿西门往北的一片广大区域大约有80亩土地,53万平方米的地方,就成了霍邱古城的风水宝地,自古就是庙宇成群,衙门官宦公住家的首选之地。

霍邱古时称蓼,自隋朝设县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霍邱古城原来是有城墙的,始建于宋代,历经明清两代不断修缮,可以和寿县的古城墙相提并论。然而,古城经过1932年霍邱保卫战,遭到国民党军队飞机、大炮的轮番攻击,损毁严重;1939年3月为了防备日本鬼子入侵,当时的国民党县长陈应行发动全县民众将其拆除,一座千年古城湮没在历史的浩劫之中。当年的霍邱古城还有一大特色,可谓“五步一牌坊,十步一座庙”。1.08平方公里的县城,大小寺庙、牌坊30多座,其中著名的有文庙、文昌寺、观音阁、华严寺、蚂蚱庙、城隍庙、文昌阁、魁英楼、清末状元李霄峰故居、古县衙,等等。然而,一座县城解放十多年,却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县委、县政府为了改变古城落后的交通面貌,加之一些古建筑年久失修,不得不忍痛割爱,对这些古建筑进行有限拆除。五十年代末因

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陈士润

占淮南南岸重镇正阳关,接着又乘艇前进奔袭霍邱。5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一部开赴霍邱城,从四面八方逃进城里躲难的土豪劣绅,像炸了窝的蚂蜂,连夜逃走,有的逃往蚌埠,有的逃往南京。5月16日,军长叶继勋率军部和教导团400余人进占县城。军部就设在李霄峰家大院子里(现北关粮站南侧)。次日,中共霍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从大顾店迁入城内,霍邱县城宣布解放。

然而到了6月中旬风云突变,国民党政府纠集30万军队,开始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地进行第四次“围剿”,月底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徐庭瑤师关麟征、杜聿明部向霍邱境内进犯。

7月7日霍邱保卫战打响,到7月13日下午5时,霍邱城失守,除身负重伤的叶继勋军长率100多人,从西门水道经城西游水逃至关嘴、徐集脱险外,近千名红军赤卫队和群众被俘,1000多军民为保卫霍邱城献出宝贵的生命。

如今,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拥有百年历史的城关小学,脱胎换骨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小学;沿湖边的老城墙埂旁也将挂牌“霍邱老城墙遗址保护区”;李霄峰老宅原址已仿建“霍邱保卫战遗址纪念馆”,并修建了宽阔的红军广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车轮不停地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不断奔涌前进,也不会停下发展的脚步。江山人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正是有了英雄人物的辈出、新生事物的涌现、科学技术的提升,才会不断地影响社会经济、时代文明、居民生活的发展、创新与提高,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进程。

红土地

本栏责任编辑: 谢菊莲
E-mail:46743672@qq.com

秋色赋

袁孝友

寥廓的天空
苍茫的大地
层林尽染
荻花飞絮
处处有诗意

金子般的稻谷
金灿灿的酥梨
还有银杏橙橘
黄色的脸和黄土地
丰收之季

枯萎的荷叶
沁香的桂花
风骨与风采
都是秋色之迹

秋 景

柯宏胜

秋高气爽夜添凉,
山岫斑斓画霓裳。
菊绽斑斓墨客赏,
荷消红绿著残装。
窗含岭上枫帆舞,
门对湖边白鹭翔。
正是金秋风日丽,
赞叹景色满园香。



责任编辑: 宋金婷

784542876@qq.com